

那一列小火车在上海东部的田野上开了很多年。它的起点在黄浦江边上,终点到县城,全程是一个小平原的乡。站名也乡土:高庙——川沙,小时候它们只是一个地名,现在觉得好听得像甜酒酿。

那是一个无论写诗、画画、拍电影,几乎四处都可以入框的漂亮乡下,小火车就在它的框里开了很多年。几节绿车厢,窄铁轨,不是大火车那样的座椅,而是对面对两排长木椅,车厢不相通,鸣出的汽笛也不是大火车的高亢,而是合乎小平原上的细气、柔缓,稻田、棉地、树林、竹园、小河水、烈士陵园,

还常擦过农民家宅子的门前、窗口,哪儿的轻轻呼吸也不会被惊扰,南方四季的天空总不绝的飞鸟,也不惊逃,穿过它喷出的烟气,飞行着叫出它们各自的好听。真是好听、最适合用长笛吹出,而且最好是一个长发长裙的女长笛手。

无数的货物和生计,拎包挑担的,去乡下买鸡,到市区买药,回娘家、看亲戚,工人去市里上班,学生下乡学农……踏着梯子走上,走下梯子到达,轮子碾着铁轨,运送了四季平平常常的运送去。

寻常百姓,大人小孩,没有身份证信息,所有的行程故事里都是他们自己的小细节、小心愿、小秘密、小喜悦,那时的大人乘客,离开了这个世界已多少,那时的一个小孩小人,现在都已如我般



我曾采访过一位孝敬父母、善待公婆的女士,并以此原型创作了独脚戏《同样是子女》。当我把这真实事例告诉一位张姓朋友时,他却淡淡地说:“蛮好,不过我老婆不比她差。”

家有宝

汤炳生

朋友的婆婆姓刘,是下乡知青,结婚那年她还在脸朝黄土背朝天“修地球”。老张在厂里上班,家里有一个80多岁的奶奶和他共同生活。婚后小刘乡下城里两头跑,既要照料年老体弱的奶奶,又要哺育刚生养的孩子。直到那年的初夏,小刘下乡整整十年,孩子快7岁的时候,她才顶替父亲到所在的大队综合商店工作。她小模小样,不善言谈,每逢开会讨论发言或着急时还有点口吃。她性格随和,但也有点马大哈。记得那年中秋节将近,店里进了一批月饼,她在写价目牌时竟把品名“金腿月饼”写成了“金脚月饼”,让所有的同事都弯了腰。以后我也常拿“金脚月饼”和她开玩笑。不久剧团重建时我回归老本行,也就和她没了联系。

老张告诉我,在母亲生下他不久父亲就走了。没出两年,母亲扔下他远嫁南京。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的,也是奶奶设法让他上的学,所以他和奶奶的感情很深。他结婚后,本由他三天两头陪伴奶奶上医院磨时间的烦心事都由他老婆替代了。后来老奶奶离不开床了,手脚不能动了,又是他老婆背着她下床洗澡,换洗衣服,一天三顿给奶奶喂饭。不管春夏秋冬,老人要大小便了,他老婆半夜起来去端尿盆。有时老人大便困难,用了“开塞露”也不见效果,痛苦得直哼哼,是他老婆用手将老人的大便一点一点给抠出来……俗话说久病没孝子,他老婆却数十年如一日在奶奶床前尽心。

老张不知道母亲是另组家庭不便来看他还是其他什么隐情,即便逢年过节渴盼思亲的时候,也没有得到过他母亲只言片语的关怀。到后来,只要提起他母亲,他就有一肚子的怨言。

自老张老婆嫁过门后,她在悉心照料奶奶的同时还劝说他每逢年节要把婆婆接来家中小住。就这么几次三番地劝说,他也松了口气,他老婆就高兴地去南京把婆婆接来……

老张老婆退休时,婆婆已80多岁,用他老婆的话说是有更多的时间来孝敬老人了。后来老人每年都来,一住就是三四个月。有一次刚把老人送回南京,由于异性兄弟要开刀,老人没人照料,他老婆又把她接来住了近三个月。糟糕的是,老人几次上街迷路不知道回家了,急得他们到处去寻找……后来老人说话也有点颠三倒四了,而他老婆说,这正是做儿女尽孝的时候。

谁能料到小模小样的马大哈关心老人却是那样的细心、体贴。难怪老张人前常说:我老婆真的蛮好的。

古人说,天有宝,日月星辰。地有宝,五谷金银。家有宝,孝子贤孙。国有宝,忠直良臣。这个“宝”用金钱是换不来的!

小火车

梅子涵

的年少。他们记不得是哪一天哪一日曾踏上走下过小火车,坐在那晃晃摇摇的轰隆节奏中,但是荡漾的感觉在记忆里,远远的,又是那么近,油然地就又在心里行驶起来。

我是乘坐了多少回回的。拿着鱼竿、水桶,和同学一起去钓鱼;挎着书包,去烈士陵园扫墓;背着铺盖,下乡学农……最后一次坐它,是去终点的县城买手表。

有一次,没有钓到鱼,我们就找了一个浅浅的小池塘,脱了鞋,卷起裤腿,跳下去摸。我的那个篮球同学,他喜欢打篮球,上学放学,总是一路篮球拍进校门拍进家门,他这回是脱下长裤,扎牢裤腿,把裤子当渔网,跟在看得见的小鱼后面追……追完了鱼,他拧干裤子铺在盛开的油菜花上晒,腿上也开满了油菜花,我们齐声大喊:“大家来看啊,大家来看啊,有人不穿裤子!”田野无声,回响的只是少年的游戏。篮球同学躲在菜花地里,头也不敢伸出。

学农更是我们的欢欣岁月。吃住在一起,白天跟着贫下中农劳动,越帮越忙,贫下中农满脸笑容,眼开眼闭。晚上装鬼吓人,门外的风,四壁动静,全都张开血盆大口,头躲在被子里,也像篮球同学一样,不敢往外伸,他是不好意思,我们都是怕鬼怕黑。

已经白天黑夜呆了好几天了,一天,站在谷场上,一个绰号叫鸡的同学,竟然指着一只老母鸡大喊:“你们快来看,这只鸡怎么只有两只脚!”

我们没有立刻哄笑,因为的确都一蒙,是觉得有些异样,怎么只有两只脚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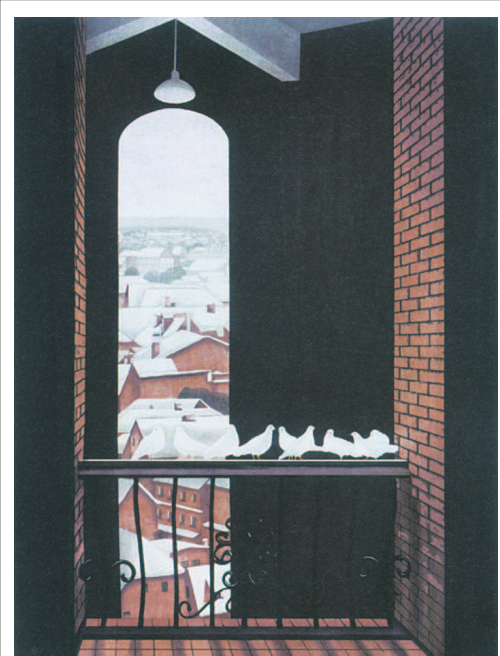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,一列小火车开过,我们的眼睛跟着它而去,人的眼睛总是会被火车带着离去,好像很难拽住自己。等火车开过了,我们才哄笑同学鸡。想起鸡长几只脚,也想起我们的鸡同学,他和小火车一

样,去了远处,在他的终点站下了车……我们心里也都无法拽住自己,笑,也心伤。

我们住的这一家是贫下中农,有一个比我们小的女孩,穿着土布的裤褂,蛮好看的,常常看着我们笑,害羞地从不言语。我们结束了欢欣岁月的学农,排着队往火车站走去,她也站在家门口送我们,身体有些往前倾,目光看着我们移动,闪出了一点冷清。

我最后一次坐小火车是我21岁的时候了。从农场回家休假,妈妈给了我一张购表票,125元钱,东风牌手表,只有小火车终点站的川沙镇上才有货,我兴冲冲地赶去,买到了兴冲冲回,站在车窗口,看见烈士陵园闪过,我们去扫过墓的,里面安息的都是解放上海的战士,他们由这儿往市区冲,未能渡过黄浦江,倒在了这儿的小平原上。很多都是很年轻的,如同我的21岁,比我更小些,我们扫墓的时候站得笔直,心里也在冲锋,告诫自己要好好学习,继承遗志!陵园永远那么肃穆,站在车窗口我虽然喜悦手腕上的新手表,心里却悠然又肃穆起来,已经过了几年知青,对人生和情感都懂了些了。

我没有料到,小火车经过我们住过的那一家的



温暖的都市 (版画) 王洪君

阿翠是中学英文老师,对写作很感兴趣。最近,她让我分享一篇她发表于国外杂志的科幻小说。

内容叙述一个生性好奇的外星人莫莫到地球旅行,来到一个小村庄,他决定在此留居。为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地球人的生活习惯,他报读一所学校。没有想到,入学之后,他竟然成了同学们讥笑的对象,原因在于他长相迥异——四方方的脸,扁扁平平的,上面没有五官;耳朵呢,却又出奇的大,像大象一样垂在两肩。同学们时常挑衅地问他:“你的眼睛呢?你的鼻子呢?你的嘴巴呢?”莫莫伤心地想道:“我有一双无所不能的千里耳,这就足够我应付生活的一切了。你们五官俱全,但却没有任何特异功能,可我绝对不会嘲笑你们,为什么不学学学如何尊重他人呢?”莫莫听懂所有鸟类的语言,有一天,一只老鹰慌慌张张地飞来报信:“七级地震即将发生,校舍将会在瞬间坍塌成瓦砾,快逃!”莫莫把这话写在黑板上,可是,人嗤之以鼻,不加理会。莫莫一再警告,大家依然置若罔闻。最后,无可奈何的莫莫只好只身逃了出来。过不了多久,天晃地摇,天崩地裂,校舍轰然倒下,沙尘漫天飞舞,碎石沙砾底下,传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、一阵阵微弱的呼救声……

这篇寓意深刻的科幻小说,充满了令人惊喜的创意。阿翠告诉我,故事的灵感来自她罹患自闭症的侄儿江江。

阿翠未婚,和兄嫂同住。嫂嫂常年卧病于床,阿翠帮忙照顾江江。阿翠发现,江江举止笨拙,到了会说话的年龄,却无法完整地说过一句话,然而,每当他看到鸟儿时,却总会兴奋莫名,怪叫连连。阿翠带他到图书馆,他也只对鸟类的书籍有兴趣。有一天,阿翠偕他到飞禽公园去玩,诧异地发现,他不但能准确地道出各种鸟类的名字,对它们的生活习性也了如指掌。由于江江具有社交与言语沟通的困难、兴趣狭隘而又不断重复特定的行为,被医生诊断罹患阿斯伯格综合征。

与江江相处,阿翠发现,他其实聪慧过人,有着不同凡响的观察能力、惊人的记忆力,然而,他却无法很好地用语言把独特的内在思维表达出来。

她举例说明。有一天,帮佣把一杯汽水端给江江,江江看着汽水,突然间冒出了一句让旁人摸不着头脑的话:“这杯汽水里墨水。”帮佣嘟嘟囔囔地说:“哪有墨水?哪有呀?”江江的母亲以为他又在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胡话,唯有阿翠,震撼于他说话内容的深邃与独特。

她说:“我一向喜欢用钢笔来签名,有一回,我把钢笔伸进墨水瓶里汲取墨水,他在一旁看到,便说:钢笔口渴了。次日,当他看到汽水时,竟然把多种丰富的意象浓缩在短短一句话里:这杯汽水里墨水—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墨水是钢笔的饮料,汽水是人类的饮料;而饮料和饮料之间,就像人人与人之间,是互通声气的。”

阿翠指出:内在世界丰盈的江江,极需一双愿意聆听的耳朵,遗憾的是,大家都不肯也不愿细心倾听。

阿翠感慨万千地说道:“江江是个寂寞的天才。”

相信

许道军

问题:“你就这么相信你丈夫吗?”妻子还是这么回答:“是的,我相信。”“你就相信他不会犯错误?”“我相信他会犯错误。”“为什么相信他会犯错误呢?”“因为我相信人性。”“既然你相信人性不可靠,为什么还相信他?”“因为我相信他会改。”“为什么你会相信他会改?”“因为我相信爱情。”

那个人沉默了很久,接着问:“你是说,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,会让一个犯了错的人改正、走错了路的人回头吗?”妻子说:“是的,我相信爱情有这个力量。”那人追问:“既然爱情会有瑕疵,你为什么还相信爱情?”妻子说:“因为我相信命运。”那人问:“为什么相信命运?”妻子说:“因为一生中,我们每个人都获得的东西,每一样都不完美,既然如此,其他的事情都有缺憾,为什么独独要求我们的爱情完美无缺?”

久久为功,解决加装电梯后续管理难题

韩曙

加装电梯安装好后的验收及管理工作谁来做?在走访过程中,常常有居民在询问,电梯安装好以后,谁来验收,平时的保养管理谁来管?不是物业吗?物业表示无能为力。居民的人身安全是大事,马虎不得。电梯安装施工遇到的相关管线移位申请

办理比较难。有居民反映,管线经过电梯加装后,有些需要改变位置。但是让居民自行处理,困难重重,包括经费和移位的一切手续都要自己办理,烦不胜烦。就拿一条小网线举例,涉及市政公司、移动、联通、物业等诸多部门,街道、居委会与他们沟通,往往费尽口舌,上“一网通办”办理,却又不大通畅。

带着这些问题,我写了一份提案,令人欣喜的是,一年来,政府相关部门非常重

他们相爱一辈子,同甘共苦,相濡以沫,为无数人羡慕。但总有人疑惑。因为丈夫才华横溢,潇洒倜傥,身边不乏追随者,而妻子,一切都平平。年轻时候就有人问妻子:“你不用担心你丈夫吗?”妻子说:“不担心。”几十年过去了,那个惦记了一辈子的人还是忍不住,再次问同一个

在,在这之前还是得靠老百姓自己掏钱垫付,但是电梯安装完工的统一验收标准至今还没有正式出台,结果不少电梯安装已到位,住房公积金还在“起跑线上”,等待发令枪响。让我们再一起努力!

十日谈

让“外卖小哥”感受到城市温情,请看明日本栏。

提案的力量 责编:刘芳